

# 宗璞文集

第三卷



答问：为什么写作

代自序

写小说 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

写散文 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

写童话 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

写短诗 不然对不起耳畔变化的音符

我写 因为我

我写 因为我

华艺出版社

宗璞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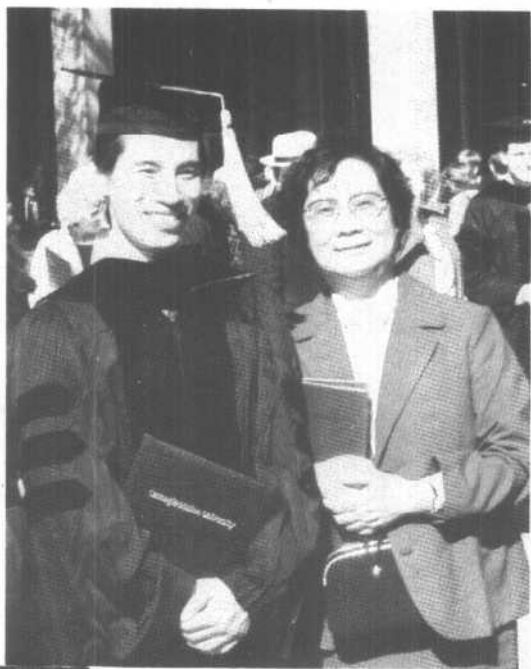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美作家会议于成都(1988)

在高黎贡山上——往滇西采访(1988)



参加侄儿冯岱的博士学位  
授予典礼(1989)



且看未来(1989)

## 第三卷说明

此卷收长篇小说《南渡记》。这是我迄今写出的唯一的长篇小说。它是总名为“野葫芦引”的多卷本的第一卷，以下依次为《东藏记》、《西征记》、《北归记》，还都在我心中。

每当我从不得不管的许多事务中回到长篇写作时，总感到莫大的自由。这里是我自己的天地，可以自由地营造一个艺术世界。一个作者，可以化为千百个人，活上千百次，可以觉得自己象玉皇大帝，有生杀予夺的无比威力；也可以象一只蝼蚁，在人家鞋底下悄悄抹去一滴眼泪，感叹道，啊，原来是这样。

世间可还有更好的活法么？

有一次，在美国长途汽车上，见一位女青年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，攀谈起来，知她是技术工作者——工作是测量水的污染程度。她喜欢读小说，但只读长篇小说。她说只有长篇小说给她的感觉是完整的。

但愿我不头昏，不眼花，不腰酸，不背痛，不发烧，也不心软，能坚持不断地写下去。

宗璞

1995年3月

# 南 渡 记

## 目 录

第三卷说明..... (1)

### 南渡记

序 曲..... (1)  
第一章..... (3)  
野葫芦的心 ..... (38)  
第二章 ..... (41)  
第三章 ..... (80)  
没有寄出的信..... (115)  
第四章..... (119)  
第五章..... (171)  
棺中人语..... (204)  
第六章..... (206)  
第七章..... (250)  
间 曲..... (276)  
后 记..... (277)

## 序 曲

〔风雷引〕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芦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〔泪洒方壶〕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笋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〔春城会〕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蹋蹋苦菜蔓青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蜡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〔招魂云匾〕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，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；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，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！强敌压境失边城！五彩笔换了回日戈，壮也书生！把招魂两



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，怎破得瘴疠雾浓。催心肝舍了青春景，明月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？

〔归梦残〕八年寒暑，夜夜归梦难成。暮地里一声归去，心惊！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入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，一件件等，一搭搭迎。

〔望太平〕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，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  
是幻？是辱 是荣？是热 是冷？是吉 是凶？难收纵，且自品  
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，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## 第一章

这一年夏天，北平城里格外闷热。尚未入伏，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。从清晨，人就觉得汗腻。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，露水很快不见踪影，花草都蔫蔫的。到中午，骄阳更象个大火盆，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，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，满是绿树的景山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。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积着阳光，也积着一层水气，准知道水也不会清凉。空气经过暑热的熬煎，吸进去热辣辣的。在热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，使人惴惴不安。

说不出这种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它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。自从东北沦陷之后，华北形势之危，全国形势之危，一天比一天明显。“塘沽停战协定”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边界。《何梅协定》又撤驻河北的中国军队，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。日本与汉奸们鼓噪的华北自治运动更是要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。几年下来，北平人对好些事都“惯”了。报纸上“百灵庙一带日有怪机侦察”的消息人们不以为奇，对街上

趾高气扬的外国兵也能光着眼看上几分钟。三教九流，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，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。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。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笼子。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。太阳每天从东四牌楼东转到西四牌楼西，几座牌楼在骄阳中暴晒过多少年，并未发生火灾。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，鲜藕、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。就在这平淡中，掺杂着惴惴不安。象是一家人迫于强邻决定，让人家住进自己院子里，虽然渐渐习惯，却总觉得还是把他们请出去安心。

人们过日子之余，还是谈论天气居多。“今年这天可真邪乎！”其实去年可能也一样热，只是人们不记得罢了。

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，黎民百姓谁也难以预料。

这天下午两点多钟，西直门过高亮桥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着薄底鞋都发烫。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点，直来直去，尽管距离不近，拐弯不多。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，便是田野了。青纱帐初起，远望绿色一片。西山在炽烈的阳光下太明白了，几乎又消失在阳光中。路旁高高的树木也热得垂着头，路上车辆很少。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，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。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，向北驶去。

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。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贞辰。

孟樾深色面皮，戴着黑框架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着一件藏青色纺绸大褂。庄贞辰面色白净，着一件浅灰色绸大褂。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。孟先生闷闷不乐，庄先生却兴致勃勃。

“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。”庄贞辰说。他每次参加这种聚会都觉得新鲜。其实庐山谈话会的消息，报上已登了许多天。谈话会分三期进行，邀请许多名流学者参加，中心议题是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。

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！”“邀请你参加第三期，你要去的了？”卣辰头小，眼睛长而清澈。脸上总有一种天真的神情。

孟樾转过脸，对卣辰笑了一下：“去是要去，只是我怀疑有什么作用。杨、秦两校长已经到了南京。现在大概已经在庐山上了。”

“谈谈总有好处。”卣辰好心地说。

“我们国家积贫积弱，需要彻底地改变。”孟樾说，“你听见那民谣吗？”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，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。澹台勉是华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，留学德国，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最近到下花园煤矿视察回来，说那里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往南往南再往南，从来不见北人还，腥风血雨艳阳天。”当时大家说象是一首浣溪沙的上半阙。孟樾便说，民谣素来反映人心，也有一定预言作用。他反复念了两次“腥风血雨艳阳天”，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。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，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。

“民谣其实都是人故意编出来的。”卣辰说，“譬如李渊要做皇帝，就编一个十八子怎样怎样。忠义堂前地下的石碣当然是事先着人埋好的。”

“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”孟樾一半是问自己。“——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。——其实逃不过的。”

“打仗吗？”庄先生坐直了身子。

孟先生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。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，却较谨慎，你看出来了吗？”

卣辰睁大眼睛，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。

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。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，很快看到明仑大学的大门。

车子驶过校门，穿着制服的校警向他们肃立致敬。孟樾摆一摆手。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。茂密的树木把骄阳隔在空中，把尘

器隔在园外。满园绿意沉沉，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。

“先送庄先生。”孟樾吩咐车夫老宋。

车子绕过一条小河，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。庄寅辰下车前郑重地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也有人不谨慎，你看出来没有？”

还没有等回答，他就说，“那就是你。”

两人各自抬抬手臂，算是分手的礼节。

车子复又绕过小河，往校园深处驶去。

“我说了些什么？”弗之想。他素来是个谨慎的人，常常把做过的事回想一遍。他自己曾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太费时间。一省还是做得到的。”他很快想起来，午饭间他曾说：“国家到得这个地步，远因是满清政府的腐败，近因就得考察一下。中华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，为什么许多事办不成？主要是不团结。”接着说到以北平为国际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处。这种设想几年前便有，要把北平变为不设防城市，要将华北作为特殊地区。弗之说，华北特殊化实在是日本操纵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延续。“自治来自治去，都自治到别人名下去了。”下面的话大概有不谨慎的嫌疑。他说的是“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。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，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，也更能使人团结？”当时中文系讲师钱明经咳了一声，似乎不以为然。生物系教授萧枯马上岔开了话，一般地说了几点目前形势。

“子蔚谨慎有过于我啊。”弗之暗想。他知道萧枯岔开话是免得多谈主义。可是大家虽都谨慎，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，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，而且不该躲避。

“我辈书生，为先觉者。”弗之想着，望着秀丽的校园。车子经过一处新修整的假山，在玲珑剔透的孔穴间留有一窄块平石，说好等他题字的。

车子经过槐荫夹道的路，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，停在孟宅门前。他下了车，对老宋说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到欧美同学会。”

老宋恭敬地应了一声，看着孟樾进了门，才把车开走。

屋内很静。悬着浅黄色纱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。通过道的门楣悬着一个精致小匾，用古拙的大篆书写“方壶”二字，据考证，这是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。不远处的校长住宅，名为圆甑。孟樾每次回家，一跨进大门，便有一种安全感。他知道，总有一张娴静温柔的笑脸和天真的、稚气的叫“爸爸”的声音在等着他。他们该都睡过午觉了？他走进过道，过道拐弯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，正对花园。凸窗下有一个嵌在墙上的长木椅，是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地方。这时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。

“小娃！你怎么没睡觉？”孟樾诧异地问。

小娃没有象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爸爸，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东西，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，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。停了一下，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爸爸的手，一面仰着脸儿，问：“爸爸，耶稣是哪一年生的？”

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，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，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。这次倒还好。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：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。就是说，今年是一九三七年。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生的那年开始算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？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媚生出来开始算？”

“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。”孟樾说，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。“他爱人，愿意为别人牺牲。——小娃刚刚玩的什么？”

他们走到凸窗前，小娃从椅上拿起一个木制十字架递给孟樾。这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像，雕镂精细。无怪乎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“这是媚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。”

姐姐孟离已小字娥，今年从一个教会中学毕业，正准备考大

学。

“耶稣爱人，愿意牺牲，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小娃仍仰着小脸问。

“那些人当然是坏人。”孟樾忽然有些烦躁，把木像还给小娃。小娃体谅爸爸可能累了，便握住木像不说话，跟着孟樾走进内室。

室中彩色缤纷，床上地下都拖着亮光纸环的链子，象到处流淌着鲜艳颜色的小溪。孟夫人吕碧初和十岁的小女儿媚正高兴地裁纸涂浆糊。“小心！别踩了！”她们笑着警告。小娃拉起一条金黄的纸链，又拉一条鲜红的，“我也来，我会涂浆糊！”“得了，得了，就快完了。”吕碧初说。

“这是为明天卫葑的婚礼吧？”孟樾脱下长衫，媚抢着接了放在椅子上，碧初也笑盈盈地站起，从椅上拿起长衫挂好，转身从浴室里取出凉手巾，让弗之擦汗。一面说：“婚礼我们不用操心。新房布置得虽不错，可太素净了，拉几条颜色链子就热闹多了。已经够了。”说着把小娃手中的木像拿过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是娥的。你怎么拿出来？一会儿姐姐要生气。”

“是我拿的。”媚忙说，“我们放回去。”姐姐是家中最爱生气的人。谁也不愿意惹她。

“先收拾这里。”碧初说。小娃也帮忙，一面说着笑着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笑的什么，满室温馨的气氛，让人心里熨贴。弗之坐在藤椅上看着，忽然自语道：“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碧初把那彩色河流束拢了，放进杂品柜里。转脸问，马上又说：“时局怎样了？外面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那蚕食政策是明摆着的。狼子野心，无法餍足。一味忍让，终有国破家亡的时候。”他说，见大小三张极相似的脸儿都望着他，自己笑了。“也不至于马上就打到北平来。”说着起身往书房去了。

书房在孟家是禁地，孩子们是不准进的。一排排书柜占据了大半间房。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，堆满了书稿。这桌面是禁

地中的禁地，连碧初也不动的。弗之自己说是“乱得有章法”，别人一动就真乱了。在弗之坐的转椅后面墙上，挂着大字对联，每个字有一尺见方，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，这几个字是“无人我相，见天地心”。桌上在乱堆着的书稿中有一个六面绿色玻璃铜框台灯，灯身上镌满了篆字，细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经。

转椅内侧有一个小长桌，摆着五六方砚台，有的有漆匣或红木匣，有一个“墨海”，是在一块长方形石上雕出四座小桥，簇拥着当中的圆形砚池，这里聚墨最多。还有一块朴素的汉砖砚，看去直如一块大砖，磨来很温润滑腻。这些都是弗之心爱之物。他这时不看一眼，只在转椅上转过身面对大字对联，默默坐了半晌，忽又转回来，把桌上的文稿推开，也不管它们压着扭着，自己低头写他的著作：《中国史探》。

帽和小娃在碧初房间里玩了一会。赵妈来说大师傅问太太，从秦家花园里挖来的十几株荷包牡丹是不是种在花坛边上。这位大师傅名叫柴发利，除做饭以外兼做园丁，于饭食和花木倒都有些审美趣味。碧初说自己去看看。“老阳儿还高着呢，地下火烤的一样，您等晚饭过了再去不行？”赵妈笑着说。

“就种在花坛边上罢。”碧初想了想说，“你交代过了，还来帮我收拾衣服。帽的准备好了，小娃的短裤扣子得重钉。”

“大小姐不去？”赵妈随手整理着什物。

“忙着呢，”碧初说，“毕业考试完了，还一样忙。”她皱眉。转脸看着帽和弟弟在热心地读格林童话，两个小头凑在一起，黑发真象缎子一样，不觉嘴角漾起一线笑意。“外老太爷起来没有？”

“刚起来，坐着写字呢。”赵妈赔笑道，“我跟大师傅说一声就来。”说着退出房外。

“我们看老爷去。”小娃抬头说。吕老太爷平常在城里住，和二女儿绛初“做邻居”，也时常到孟家住上十天半月。这里的一双粉妆玉琢的小儿女吸引着他，尤其是小娃。



“我等会儿去。”楣仍埋头看书。她看的是《铜鼓》，正为书中少年的命运把心悬着，简直想跳进书去帮助他。

“老爷说我们可以到他房间去，每天下午都可以去。”小娃跑过来倚着碧初。碧初抚着他的头：“冰箱里有剥好的荔枝，你自己去拿。老爷累了，就快出来。”

“楣，你要吗？”小娃问。楣仍不抬头，小娃跑过去捂住她的书，楣不耐烦地推开他，说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小娃笑着走了。

碧初在镜台上拿起一副铜镇尺看着，两个镇尺上分别写着“明月松间照”，“清泉石上流”，另一面是松鹤花纹，很是古雅。她把它们装进一个有衬垫的花硬纸盒。这是用吕老太爷名义送给卫葑新夫妇的礼物。卫葑是弗之嫡堂姐的儿子，也是近亲。他平素对吕清非老人很敬重，再三请老人出席他的婚礼。老人自七十岁后对任何邀请都是礼到人不到。其实人看去很是矍铄，不觉衰老，他却说：“老态可恼，不必让别人看着难受。”

过道里电话铃响，楣一手捧着书跑去接。“二姨妈！是楣呀，我看格林童话呢，娘就来。”碧初过来接过话筒：“二姐吗？明天爹回城住几天，我们送去。子勤兄来接？这边有事么？好的。放了暑假孩子们一直闹着要进城。明天可不行。卫葑婚礼完了我得回来招呼一下。新房在倚云厅，那里是单身宿舍，都收拾好了。过几天一定去。玮玮要和楣说话？好。”楣并未走开，靠在小桌边看书，一手接过话筒，眼睛还在书上。“玮玮哥，你干什么呢？”

那边的玮玮说：“我画了一张全国地图，很象秋海棠叶子，可是我不想涂绿颜色。”

“我画过的，涂红颜色。象红叶。”楣说。

“我也不涂红的，不相称。有好些虫子爬在上头。”玮玮说得象真事一样。

楣吃惊地放下了书，“那是外国兵。我知道。——玮玮哥，你看过《铜鼓》吗？一敲就出来一大批军队。”